

金上甄商代金文漢書卷之五

全宋文卷之六

全梁文卷四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任昉

奏請郊廟備六代樂

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通典一百四十七太常任昉奏

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卻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故使狡虜憑陵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是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王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邁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

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出世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白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連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云云

文選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畱奴自使伯又奪

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
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
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
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
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畱白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
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
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
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
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

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
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
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
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
范所往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
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
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
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
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
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孀去
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
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

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
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
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孀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
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兒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
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
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
臣劉整閭閻葺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
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
財取其老弱高鳳白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敦文通之
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
庾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
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文選

奏彈蕭穎達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
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
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啟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
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
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
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
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
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
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
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梁書蕭穎達傳

奏彈范縝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寢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白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雷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肅舉庶人王亮臣於時預奉恩畱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展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褻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準將頽縝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

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纒丁羅艱棘曾不呼門墨綬景附頗同先覺
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醜爲矛楯人而無恆成茲茲誠日者飲
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篳罔遺而假稱折轅衣
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願望
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置之徽纆肅正國典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纒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
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纒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

梁書王亮傳

朝堂諱榜議

撝取證明之文間之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
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
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
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
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

則理無不安卽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

南齊書王慈傳永明中儀

曹郎任
防議

齊明帝諡議

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
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
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
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榱棟惟新壓焉
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旣
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
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園犴空
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巖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旣富
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寘天下於掌握覽八荒
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暨故能

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
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
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懸衡共軌者歟類聚

四十

到大司馬記室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合辰肅膺典策德顯功
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
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
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
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
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
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
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文選

梁書任
昉傳

爲府僚勸進梁公賤

伏承嘉命顯至仁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
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
自及卿士懷脯斲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
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阨岸使夫
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
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任
誰讓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
之仁翻爲獨善

梁書武帝紀上又見藝文
類聚十四以爲任昉作

又賤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

梁書南史藝
文類聚作合

未蒙虛受縉紳

顛顛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眊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

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犇表

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梁書南史作冤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

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

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

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

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

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慙款悉

藝文類聚作棘

心重謁伏願時

藝文類聚作特膺典冊式副民望

文選梁書武帝紀上南史六藝文類聚十四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啟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

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
該往哲盡美前王而牟世侵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
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
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
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
脂之網藝文類聚
五十四

奉答敕示七夕詩啟

臣昉啟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
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盛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
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
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
臨啟慙慙罔識所寘謹啟文選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

補楚靈燹燹卞氏以孤立覺塵霸楚桑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邁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巨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文選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從未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醑